國朝奏疏

經野

河工上

請開減河入大清河　孫嘉淦
籌蘭陽三堡改堤開河　阿桂
籌改河善後事宜　同前
籌挽河歸海情形　徐端
防河事宜　靳輔
治淮黃通海口　慕天顏

議覆穖挑引河 嵇曾筠
請開青龍岡引河 同前
查辦豫省泉源河道 李宏
籌河工全局利病 陳世倌
豫境河道難建減水壩 阿桂

請開減河入大清河疏 乾隆十八年

吏部尚書 臣孫嘉淦謹

奏目前黃河事宜仰承

聖訓令臣等詳悉籌畫和衷共議此事所關甚大頭緒紛繁臣拙于口說不能達意故詳書所見以奏竊惟欲導水必先相山導小水必相小山導大水必相大山天下之扮山分三幹水別四支恆山九邊是為北幹衡山五嶺是為南幹華嵩泰嶽是為中幹華山之陽江為南支華山之陰河為北支嵩山之南淮水出焉泰山之北濟水出焉此二水北南不入江北不入河自為一派故江淮河濟名為四瀆以其獨行入海也臣此言大陸

月船手抄

河舊繞泰山之東北趨東阿而訖利津乃濟水之正道四瀆之經流非為黃河之濱壑也依古以來而河別流自宋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分為二一由南清河入淮即今之河道也一由北清河入海即臣所言之大清河也黃河始奪淮濟之道矣北宋之末南北分流南渡以後河遂南徙史不言其故大約金人塞北流以病宋可想而知也元初河屢北決輒復堵塞大德初決蒲口秉訪使尚文言相度形勢南高北下宜順水性導之北行決口勿塞也使而有司卒塞之後蒲口復決水全北流竟如文言至正初河決金堤等處亟相脫脫用賈魯為河防使大開黃河故道水遂安流賈魯稱善治河乃導之北行

未嘗全南徙也明洪武时河決陽武東逕開封南入於淮而河之故道遂淤於正統十三年河決張秋河復東流入于海景泰时又決張秋宏治时又決金龍口漫長垣趨張秋衝會通河以入海按張秋並非河岸而史屢言決張秋者以黄河北決必徑張秋以達運河史以運道為重故書決張秋也張秋之東不及百里即東阿之山山下即大清河黄河決水不能踰山東走自當假河北行故凡言決張秋者皆由大清河以入海史有詳略故有書有不書也金龍口決後命侍郎白昂治之塞決口三十六處而河又入淮又以河徙入淮終非正道乃自東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黄河以入海並置閘減河以入清河古人

叙書省遲之處

有行之者非旦創為此言也自白昂治後河復決金龍口潰張秋隄以入海命都御史劉大夏治之乃疏賈魯舊河以殺水勢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築大行長隄三百餘里用夫十二萬有奇鐵木薪芻不可勝計而張秋之決塞焉遏河使南行若斯之難也河用全力以爭之必欲北入海人全力以堵之必使南入淮不能別籌運道而虧國計害民生逆水性以為此策亦可謂拙于謀矣及於我

朝運道河流皆沿舊制順治康熙年間河之決塞有案可稽大約決北岸者十之九決南岸者十之一北岸決後潰運道半不潰者半凡其潰運道者則皆由大清河以入海者也蓋以其陡

河之東南皆泰山之基脚故其道亘古不壞亦不遷移從前南北分流之時已受黃河之害嗣後張秋潰決之日間受黃河之全然史但言其由此入海而已并未聞有衝城郭淹人民之事則此河之有利而無害亦百試而足徵矣目今銅瓦決口不能收功上下兩江二三十州縣之積水不能消涸故臣言開減河也上流水減則下游水微決口易塞積水早消但河流急猛減河而奪溜以出不可不防故臣言減入大清河之大清河能受黃河之半兼能受黃河之全從前屢試之矣況今三冬水涸即使大溜全出尚不敵秋汛之半則大清河之能半受可以理揆也但自黃河以至張秋皆係平原曠野迥有

月船手抄

葵香省遺之齋

漫溢經今年陽武方決決出之水現在張秋境內其所經由
不過長垣東明一兩縣耳未聞成災也今于陽武之下開減河
其道更近則為患更小亦可以理撥之現今漕舟未上張秋之運
道空閒閘隄俟河東流初無礙之虞于運道尤易內召僭
北上即從張秋入河順河北流五六日而可至利津利津去天
津之海道不過四五百里且在登萊之上並無險阻且于乾隆
三年由海道運登萊之穀三十萬石于天津刻期可至驗
粒無損此艱辦之事非空言也即使並此不敢則又有策焉
大清河之經流在山東之北運河之南岸現開減河數處
西大清河不遠又捨此以下之宣惠河匯成疏濬計其下

將南大清河甚近開渠通之以達漕舟尤難行之事也訪
大清河所經之處不過東阿濟陽濱州利津等四五州縣
即有漫溢不過偏災四五州縣之偏災而可減兩江三十
州縣之積水並解淮陽兩府之急難此其利害之輕重不待
智者而後知也減河開後其至張秋不過經兩三州縣之境計
其漫溢之處築堤埂以禦之一入大清河則河身深廣兩岸堤
築之處甚少約計所費至多不過一二十萬兩所省下游堵
之工費賑濟之錢米至少不下一二百萬此其得失之多寡不
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是則減河一開所費甚少為害甚輕
而決口可塞積水可消漕舟不誤其利甚大臣愚思計無

月船手抄

癸酉省遲之齋

使于此地故詳言之惟

皇上採擇焉

籌蘭陽三堡改隄開河疏 乾隆四十七年

臣阿桂謹

奏為敬籌蘭陽三堡改隄開河疏事臣伏查治河書內屢稱堤工漫溢一次則河身定有數處受病此必然之勢豫省自乾隆四十三年以來祥符八堡儀封十六堡張家油房曲家樓等處屢次漫溢灘面淤高較之堤頂僅低數尺是以雖於河身內挑挖引河深至一丈五六尺尚不能與河面相平向來堵築漫口十係丈時未有不開放引河者而此次口門收窄至七八丈之能蓄水三四尺與引河相平可望進水總由漫口日益刷深而河底日漸淤高數丈之引河挑至一丈數尺斷不能再加挑挖

月船手抄

交部議追之處

至開放時壩工業已著重議如

聖諭此次改開引河雖大溜兩往全入引河終不能得手而灘地

既已一倒於高實無可以別行籌度再開引河之處且自曲家

樓一帶經上年累漲之後衝成溝槽坑坎縱橫無數敗壞

決則累之狀屢見疊出是此二百餘里內受病已深即使堵築

合龍亦祇不過目前急則治標之計竭力補偏救弊終不能

保一二年無虞今既不可就敗壞之局敷衍於目前即遇伏秋

大汛亦無善地可以改建壩工臣等前於屢次墊失敗築壩工

之時即曾先事預籌設法變通遴委諳習員弁於南北兩

岸往來查勘相度善地以為改經更張之計初擬就漫水改注

加築北堤俾大河即由潘家屯歸入黃河正道但算堤工共長六百餘里勞費甚大且漫水自出大隄後趨向東北不能順堤而行且自微山湖以下湖河一片難以施工惟南隄外尚有更改遷移之形勢順治九年河決封邱北岸興工堵塞旋築旋潰延無成功彼時河臣因於上游時和驛一帶多開引渠數道引溜南趨以分其勢方克藏工目今南岸近地既需籌辦因於迤上隄內民田復加履勘再四測量地勢惟有龍門口迤上南岸隄內自蘭陽三堡起向東地勢就下較之隄大河水面低至三四尺不等若較之北河層灘面低至一丈五六尺至二丈不等自此至考城商邱共一百七十餘里大率相同

月 摺手抄

即間有稍高處計亦不甚懸殊現擬于相距南堤千丈外迤築大隄一道且前次南岸漫水改道本有舊河沿隄舊河形再向下段挑深數丈引渠一道實有就下之勢其兩項工程計長一百六十餘里工大費繁非四五月之久不能竣事俟渠已挑成隄已築數丈後即於蘭陽三堡老隄挑寬缺口導水由引渠下注從商邱七堡出隄歸入正河大溜勢必全掣而向下歸故道入海其曲家樓漫口自可堵閉並將圈堤毀接築北隄易於防守亦可免防北岸無數險工其原有舊南隄任其衝刷若大溜串入舊南隄時順隄河合流而下尤為寬廣而距新隄甚遠既有餘地水勢蕩漾游波寬緩足

資容納矣然後水由地中行勢必順適暢達避去儀考一
帶受病地方是以常一歲或生數年急患救之築壩堵
塞僅補救于一時終不因勢利導妥議舍此別無良法至堤
內民田廬舍原不能無礙且考城一縣亦須遷移臣等亦
未嘗不籌慮及此查考城自四十三年以後屢被災祲各移
高阜居住其傍堤廬舍甚為寥寥即有民田亦可將舊堤
身灘地撥給更換或情願於新隄外居住者即將其地照
河滅灘滅則不使稍有擾累失所並先期出示諭以一勞永
逸以期長遠安全之意小民自必樂從又有慮及江南河身
高仰水勢不能暢注者查自清口歸海之路自黃流堤

查看岸道之處
澁止有淮水下注久已衝刷深通而徐州以下則開放諸家
屯後湖水刷河亦可無虞阻滯惟蕭碭銅山以西或間有
淤高处該臣李奉翰擬即逐段察看測量挑挖務令積
疏濬深通俾黄水歸入故道时順流迅駛以期一勞永逸至
估計土方若干應用銀數若干及如何派員分段承辦並
量地勢上下之别以酌建築之高卑定挑挖之深淺且逐細
勘核明晰分條行具奏再河臣薩載現奏
諭旨令其馳回工次現係此辦之事関係甚大俟伊到日再令詳
悉履勘各務詳議自行陳奏
窮則變變則通至今四十餘年該行故道天成改道之河也有

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業諒哉

奏摺省過之稿

籌改河善後事宜疏 乾隆四十八年

臣阿桂謹

奏為籌改河善後事宜臣伏思來水南行莫重於壩工此處
次蘭陽十二堡新做大壩自合龍後仍晝夜追壓高出水面
二丈五尺壩前之水原深三丈九尺逕斷停於目下僅存數尺是壩
門一帶業已墊高而大壩後又添築淨土二壩實爲可慶至
頭河尾出入水出水之處最關緊要臣等前議善後各工時擬
將十二堡灘地新開七百餘丈之河頭上唇西岸上截下唇東岸
下截各斜挑展寬二十丈此原欲使黃流入舊南隄後暢順
東注可免衝逼新隄其商邱七堡河尾舊堤先已遂

旨展寬五一百餘丈現在擬再放陸一百丈並於下唇挑川字溝二
道共寬五十丈俾水長時緊收衝刷匯通共有二百數十丈庶
閘流行既暢大溜必向東北歸入正河其南漾其不及平堤之
水亦可不致橫溢為害至新河係從平地開挖兩岸堤頭
不高漫溢自所難免且引河從來取直而黃流性必坐灣自
上月初一日放河以來新河場寬已間段處有灣形其地必從着
亦有漫水漾至堤根之處臣等悉心体察新堤內外地形本甚
低昂漫水雖至南堤而新河已刷深自一丈至一丈數尺不等此
外地勢更為低於河身是以大溜總由新河身內奔騰東注
斷可不至分掣但新建堤工雖飭令如法夯築而土性究未能

漫者當退之處
即冷亦應加意防護原定新隄底寬十七丈餘頂寬七丈核
高一丈四尺較之兩岸舊隄已加高厚本年據臣李世傑又于
隄頂之上加築四尺子堰一道臣等赴程時並商定將子堰幫
築與隄頂一律寬厚其土性稍鬆處所亦於隄後幫護裹戧
務令益歸平整因見現在河已歸槽水退河停再經伏汛黃水漲
漲一兩次溝槽既可填平灘頭亦漸次淤高則形勢更可大定臣
等復因漫水之淺深以測地形之高下其淺而傍隄酌量插柳
深者鑲做防風以防大汛時風浪汕刷傷及隄根其河形坐灣之
處若坐近新隄是低好
聖鑒恐致頂衝受險臣等勘估河頭時若從灘地取直挑挖原不甚

三百餘丈因恐水勢南趨是以不惜工力斜向東南開挖長至七
百餘丈但究恐黃水尚有向南之勢現復將上唇下唇斜勢
開寬亦俱大汛時河水不至向南大坐兜灣新堤免受頂衝此
時溜勢稍傍舊南堤東趨河身距新堤至近者亦有四五里從
河灣尚未至坐空之後大汛居臨察看形勢如何偏向南坐
灣離新堤相近或築壩挑溜北趨或下埽護住是以於會議
善後摺內留備料三千萬斤即係大汛防護之計

敬書堂遺之疏

籌挽河歸海情形疏 嘉慶十二年

東河總督臣徐端謹

奏為籌挽河歸海情形事竊臣先往陳家浦射陽湖一帶查勘大概情形並派熟員勘查北岸佃湖迤下歸海之路前經具奏在案臣鐵保於武闈事竣到浦會同臣戴均元臣徐端復親赴南岸陳家浦上下一帶逐細履勘查陳家浦口門迤東之裏洋海口係葦蕩營地葦草叢雜紆迴蘆根盤結水不能行現係一片積水其漫下之水向西南倒漾行迴數里深不過數尺從花園港一帶注入射陽湖該湖由阜寧山陽鹽城各邑坡塘積水匯歸入海之路緣下游各州縣沿海地勢

外高內窪是以雖西南湖汊形勢亦不甚寬深而歸海河形
亦多灣曲未能甚暢若就此導黃歸海必須另築清水去
路俾青黃分道而行庶不致壅遏為患且等復查范公堤迤
東由陸沖開至通洋港野潮洋等處勘有河形一道曲折窄小必
須大加展挑寬深且自南三港以下即無河形擬從此開挑計可以
施工之地約四十餘丈此下約三十餘里即係潮汐往來淤陷不能立
足無從疏浚達海此外鹽城縣境之新洋港一帶歸海河道
只能洩鹽城興化等邑之水不能挽阜寧之水俾之由彼歸海
限於地勢非人力能施此南岸射陽湖清水別無分洩去路不能
再容全黃下注之情形也至黃河北岸八月迤下稽家莊至響

月船手抄

水口由灌河歸海一路輿論皆以為順利先經委員前勘估按量地勢高下識屋建瓴導引方始得力自嵇家莊至響水口由灌河計程五十餘里應須挑挖引河并於兩岸築堤捆束其自響水口至北潮河河身現寬五六十丈至百餘丈不等若導引黃水由此歸海足資容納惟查北潮河上承南北六塘河及武障義澤等河每年東省沂沭諸河山水驟發皆由此下注入海若黃河改道由此歸海亦須另籌清水去路查海州境內有五圖河涵河浮河等處雖年久淤塞尚易疏挑導引並施工亦較南岸為易臣等曾同該道將籌悉心估計挑河築堤約需銀三四百萬兩姑無論此需錢糧浩大而挑挖引河

一萬數千丈創築堤工五萬餘丈再將五圍等閘疏挑
寬深計非幾年累月不能完工未免曠日持久況功成之
後於隄防守既費人力修後不得難以預定用項之多寡此
北岸一路亦未便遽議創改之情形也南北岸既難疏導惟
欲順水之性而不致多費錢糧惟有挑闢陳家浦挽歸正河尚
為守經之法伏查乾隆初年雲梯關外近接海口陳家浦吾橋
等處大汛時偶有泛漲旁溢一經水落立即掛淤是以前督臣
高晉曾經奏明俟水落補還毋庸照口岸辦理近則今
昔情形不同海口既遠河身且高此次陳家浦旁趨分溜已
遂致停淤現在委員確切勘估計需應挑正河長一萬一千九百

梦看遏之虞
七十五丈至八雉以下即係依水母庙估挑並在閘門上下細勘
形勢擬於陳家浦河面較窄之处建築壩基進占堵築
趁此冬令興工可與於新正竣辦完竣俟黄水仍歸故道
南岸阜寧一带不致久淹辦理較有把握約計需錢
臣等竭力樽節籌畫總在一百二三十萬兩上下較之南北兩
岸另籌去路既省实多惟是正河海口經本年溜势常趋
之後遏斷停淤頗形高墊下游又有湖水須託不能將內施
工恐将来挽歸正河消納亦难朗暢此不可不再不為籌計
復查由陳家浦迤下北岸地方有名俞本奎者距海六十餘里
現有窄小河形直通湖壅海河身僅寛三四丈至七八丈不等

若欲大加挑濬寬停一時尔趕辦不及今擬先從灘面抽挑引
渠再將河面稍爲展寬不過三十餘里所費無多亦可引黃
分注挑成後仍於河頭築壩攔堵俟大汛盛漲時酌量開放
俾大河多一路分洩即上游各工少一分着重亦得以濟正河宣洩
之不及倘試行有效沖刷寬深勢能吸溜則黃水竟從此路直
歸海再行築堤收束似較徑捷且等於補偏救弊之中又爲
思患預防之計謹一併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月 船手抄

防河事宜疏

臣靳輔謹

奏為治河宜審切務事竊惟治河之道必當審其全局將河道運道為一体徹首尾而合治之而後可無弊也蓋運道之阻塞率由於河道之變遷而河道之變遷總由向來之議治河者多盡力於漕艘經行之地若於其他決口則以為無関運道而緩視此殊不知黃河之治否攸繫數省之安危即或無関運道亦斷無聽其衝決而不為修治之理矧決口既多則水勢分而河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底墊以致河道日壞而運道因之日梗是以原委相関之處斷不容於歧視也今若不察全局之情形審勢而因循

故一決而施工則此來必西決此南必北決往發時日往靡錢
糧而終歸無益也惟無益將河患日深而莫可救藥矣夫黃
河之水從來裹沙而行水大則流急而沙隨水去水小則流緩而
沙停水慢沙隨水去則河身日深百川皆有所歸沙停水慢
則河底日高而旁溢無所底止故黃河之沙全賴各處清水併
力助刷始能奔赴歸海而無壅滯之虞今日河身之所以日淺者
皆因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六七年間所衝之歸仁隄古溝翟家
壩王家營二鋪邢家口等處各決口不即堵塞之所致也蓋
歸仁一隄原以障睢水并永堌邸家白鹿諸湖之水不使侵
淮且令由小河口白洋河二處入河助黃刷沙者也自順治十六年

月[illegible]手抄

歸仁堤衝決之後睢湖諸水悉由決口侵淮不復入黃刷沙以
致黃水反從小河口白洋河二處逆灌停沙積漸淤成陸地至康
熙六七年間各處水大黃淮并漲而王家營邢家口二鋪口等處
衝潰失淮漲而古溝翟壩等處衝潰之後淮河之水由高寶
諸湖直射運河衝決清水潭下淹高江等七州縣之田者多而
赴清口會黃入海者少河淮兩水俱從他處分洩不復并力刷沙
以致流緩沙停海口積墊日漸淤高從此由遠而近由外至內河
沙無日不停河底無日不墊海口淤而雲梯關亦淤雲梯關淤
而清江浦清口并淤矣迨至康熙十五年間各處又復水大黃
淮又復并漲清口并淤矣迨至康熙十五年間各處又復水大

黄淮又復并流清口以下之河身既高不能吞趋歸海而睢湖諸水又合淮水并力東激以致徐古溝翟家壩等原衝九處之外又將高良澗版工衝決大小二十六處高家堰石工衝決口大小七處諸水盡由各決口直注運河加衝清水潭三淺等處各決口下淹七州縣之田而涓滴不出清口黃水又乘高四潰衝決于家岡等處又復灌入爛泥淺將武家墩版工衝決五十丈入故明所開之廢河歷楊家廟会合淮水直奔清水潭其武家墩上流刷成大河寬一二百丈不等又分一股入洪澤湖由高家堰石工決口会淮歸并清水潭而於各舊決口之處則又浸淫四漫較之以前勢愈多潰以致

下流更淤，而於河身之高墊更不可言矣。查自清江浦至海
口約長三百里，向日黃河水面在清江浦石工之下，今則石工與
地平矣。向日河身深三四丈不等，今則深者不過八九尺，淺者
僅有二三尺矣。黃河淤，運河亦淤。今淮安城堞卑於河底
矣。運河淤，清口與爛泥淺太淤。今洪澤湖底漸成平陸矣。尤
有甚虞者，現在之河身既已墊高，而黃流裹沙之水自西北
萬里而來，晝夜不息，一至徐邳宿桃等處，即便緩弱散漫，
臣目見河沙無日不加積，河身無日不加高，若此時不及早
大為修治，則不特洪澤湖漸成陸地，將南而運河，東而清江
浦以下，淤沙日甚，行見三面壅遏，而黃流無去路矣。夫以

萬里遠來浩浩滔天之水竟至無路可去則勢必衝突內
潰而河南山東二省恐俱有淪胥沈溺之憂彼時雖費千
萬金錢亦難以赴功補救臣是以謂今日修治刻不可緩
也但既經修治則必俟無旋修旋圮之虞更發有可行可
久之道始為有當臣逐細籌酌其間修舉情形有其當
師古者有必當酌今者有須分別先後者有須一時並舉者
總以因勢利導隨時制宜為主臣謹備抹眾論詳加斟酌
將應行事宜為我
皇上陳之竊見今日治河之最宜先者無過於挑濬江浦以下歷
雲梯關至海口一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隄也查清江

復看老壩之處

涌以下河身原闊一二里至四五里者今則止寬一二十丈原
深二三丈五六丈者今則止深數尺當日之大溜寬河今皆淤
成陸地已經十年矣茲欲令黄淮之水盡從此故道入於海
必須略開去路導之使行蓋築堤堵絕用水刷沙雖為治
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久之不同三年以內之新淤
外雖版土實中淤泥未乾衝刷最易五年以前之久淤其
淤泥已乾而版沙結成一塊衝刷甚難故必須設法疏浚
如以治新淤之法治之恐決口盡堵黄淮齊下之際因河身
淺窄一時衝刷不開又生他變況用水刷沙即曰不必挑浚而
水歸槽則又必須築堤既築堤矣而必取土於他處何如取

土於河身寓浚於築而為一舉兩得之計也今且擬於河身兩旁近水之处離水三丈下鍬探土各挑引水河一道裡面闊八丈底闊二丈深一丈二尺以待黃淮之下注蓋黃淮下注之日中央既有一二丈舊河左右又各有八丈新鑿之河共此存兩旁之地雖屬堅土而勢僅三丈一經三面之夾攻順流之衝洗不待多時即可盡行刷去將新舊之河俱合為一矣又兩旁既各挑深一丈二尺則中央河心自可刷至二丈之外河至深二丈寬四十丈便不窄淺從此沖洗日刷日深日寬自可免意外之変而淤後當日之舊矣其此後丈尺計每一丈掘土六分即以之挑築兩岸之堤底闊七丈面闊三丈高一

丈二尺每丈亦用土六十方查白洋河至雲梯關約長三百三十里清河縣至雲梯關約長二百里以每里一百八十丈科之共約長九萬五千四百丈每丈用土六十方共計用土五百七十二萬四千方共九萬五千四百丈之內有未有隄者有原有隄而今全無土者有原有隄而今更缺窪須增填者有隄根存高一二尺至五六七尺不等寬三四尺至一丈五六尺不等者有無多寡計之牽算約存舊土二方四分通共約存舊土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六十方須實增土五百四十九萬五千四十方至於取土之處雖以離水三丈為度然河身有在中央者有於流在南岸及北岸者遠近不齊必須隨地科算總之雖

隄三十丈之內不許取土其三十丈以外取土每土一方用夫四工二百四十丈以外取土每用夫五工合遠近而牽算之大約每土一方用夫四工每土照例給銀四分又自雲梯關外以至海口當有百里之遙除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溼之外無容置議外其餘八十里之河身若不挑濬以築之築隄以束之則黃淮合流出關之際河身既窄而淺而常又緊需每大水驟至不能承受歸槽勢必四處漫溢雖關外之路由里運道生民無涉然一經漫溢則正河之流必緩流緩則河必停沙停則底必墊關外之底既墊則關內之底必淤不逾數年必復見今日之患矣臣聞治水者必先從下流治起下流

疏通則上流自不能漲故且又切切以雲梯關外為重而力往一例築隄以絕後患惟是近海之隄止期足以擱坐不必過於高厚隄底止期寬五丈面亦須寬三丈高止須以人亦一体照取河心之土築之至於地底夫多其間恐有偷安苟且情弊必須用畫段丈驗之法以鑿崖之其法宜且該督各監理官量取土之遠近按工畫段每用夫五千工為一段編定字號插牌標識其中原有原係平地者有重有缺窪須填其有存舊隄之土多寡不等其并隄段長短丈尺之數逐一書明標識於上仍立簿一本一体登記交各監理官即按各州縣協募人夫多寡之數照工撥給隄段令其

式挑築臣仍親臨工所用部臣龔冀如錫等條議鐵
杵杵隙盛水不漏之法不时查驗以別夯杵之堅否無
挑濬海口一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隄必先治下流以導
黃淮歸海之路迨於下流雖治上面有淤墊之處不及早
疏通則高家堰一帶決口冬坍淮水直下之时难免阻滯散
漫之虞查洪澤湖下流高家堰以西至清口約長二十里原係
汪洋巨浸為全淮會黃之路自淮流東決黃水逆灌之後漸以
一帶河身漸淤成陸向之汪洋巨浸者今祇存小河一道矣查工
部尚書與如錫等條議内開清河一帶沙淤之處速行挑濬等
語但淤沙萬頃挑濬實難臣再四思維惟有做照挑濬清江以

月 撫手抄

校看省過之處

下河身之東於小河兩旁離水二十丈之地各挑引水河一道俾

其分頭衝洗庶可漸漸刷開至於挑清江浦引水河今日止擬離

河身三丈而此處議離河身二十丈者蓋清江浦以下係十年久

淤之堅土而此乃三年以內之新淤且曾帶領夫役掘土試

驗浮面一層版土深有二尺下則係淤泥尺許淤泥之下又屬版

土版土之下又屬淤泥掘深六尺有奇而尚不能到當日之湖底

且面層版土雖極堅硬而第二層版土因在淤泥之下反潤

而鬆故雖離河身二十丈之遠而易於衝刷不久便可合而為

一也惟是此處淤沙既易衝刷而且亦議開引水河者蓋且自

挈面層版土之堅硬恐一時衝刷不開又於他處生變是

必不敢不略議導引之策以圖萬全耳其路挑引水河必面寬六丈底寬二丈深五尺每淤地一丈掘土二十方並傾於引水河六十丈之外每方用夫三工每工給銀四分此工一倍庶淮河下注之時可以衝開淤泥徑奔清口會黄刷沙而無阻滯散漫之虞矣

治淮黃通海口疏 康熙十三年

江蘇布政使臣慕天顏謹

奏為治淮河黃通海口事竊惟

國家今日之重計孰有重於黃運河工者民生今日之災困孰有困於淮揚百姓哉乃建議治河者人人能言之而莫能收其全效良由急於近功而後於久計故決隄旋塞旋開河流變遷無定其病止在黃淮之不交海口之難洩耳我

國家歲輓漕糧四百萬石以淮揚運道為咽喉淮南依寄生靈以河漕隄堰為屏障惟賴全淮之水與黃河交會刷黃沙以東歸於海則黃運兩利自無昏墊之虞蓋淮瀆導自桐柏

溪為壑匯為洪澤湖注出清口其水會黃入海者十之八引漕
渠者十之二惟清口無病則湖水直趨而北其勢全盛足以敵
黃之強而黃沙不致倒灌運道惟海口無病則黃水疾趨
而東其勢迅急自無淤墊之阻而奔流不致橫潰四決此清
刷黃用水治水而亦順水之性千古不易之法也其間用功昔人
幾費經畫自徐邳以下既築縷隄遥堤束黃以障其狂又建
減水四壩分黃以殺其怒宿桃之間歸仁堤一工極其堅厚惟恐
黃水之旁溢稍入洪澤湖則泛濫東流而淮南州縣民人必受
其害在考河防一覽故明河臣潘季馴言之鑿鑿也又有高家堰
捍衛洪澤蔽於淮城之南近西則遠高良澗翟家壩中設周

月船手抄

稽閘其地比高堰稍亢故攔閘亦比高堰稍低蓋夏秋淮水盛發洪濤衝斥高堰必危高堰危而淮地陸沉矣故不使翟壩增高正欲從壩洩水出氾光白馬高寶諸湖不惟殺泗之漲潦可消都且高堰之築工永固及至水平壩面閉閘不流高寶增堤亦無傷害之往昔之防河如此周密是以千百年水患偶逢旋可亟圖修治今累年以來黃運堤工處處告決淮揚屬邑歲歲告災止因康熙元年間南河工部分司吳煒擅開周橋好商利通私販往往盜決翟壩諸處以致淮水湍下晝夜不息高寶諸湖盡已盈滿及桃花水漲湖不能容浪擊風推漕堤大壞清水潭之決從此來矣湖水

既東黄歸其後獨流西泝清口遂堙清水漸微黄力愈悍灌入天妃閘沙隨水漫而運道淺塞矣黄淮相背淤沙固滯雲梯關入海之路坐此淺狹日墊日高水行地上勢從則沙停河停則河飽下流哽咽而上流四潰必然之勢也於是桃源煙墩最先決矣安東茆良口宿遷磨兒莊繼決矣築工未竣而二鋪邢家口復決矣七里溝方合龍門而新莊口又決矣他如王家營羅家口等處在在衝溢正河自草灣以下安雲東雲梯關迤白沙一帶亘三四百里中泓僅流一線向之則深十餘丈者今止深數尺闊廣十餘里者今不滿數丈矣向之設有五險工八套水者今且一望沙灘不知為河為岸矣以數百里

月船手抄

受害最遍之處
發源之黃河竟無出海之河身亦其不想決固不可得決而
欲使築塞之堅甚可得哉臣此語豈非之本源止在黃
淮之不交海口之難洩者臣此伏思八九年來黃淮兩北則邳
宿桃清安海并州縣民胥沉溺惟溢而東則高寶興鹽
江都泰州田沉水底幸我
皇上獨賑屢頒殘黎苟活於淮黃未得安瀾漕運民生何所倚
舊總河臣彭宿河平日經理夙夜雨雪倍歷艱辛而
次第修築以甚成效惟是新工可以告成舊堤難保無善
臣自念承職無狀上致天災禍此一方仰屢
聖天子宵旰焦勤涓埃莫報亦嘗蒐討治河故實今臣入

親經運淮揚目睹情形最真且確合之古法詢之土人節節訪咸
若同符契臣至清水潭見新築西堤棄深就淺灣入湖雖
圍繞丈尺較長於直工而淺處下埽百不失一將來閉口可不尚
又洶湧又費反省東堤亦可避潭則淺施工此計深爲得宜臣
隨與南河部司臣勤德禮王自修面相商確擬云西
堤計日克成再建高寶分水各閘就斯工而論最穩妥
善但圍埝翟壩一日未閉則洪澤湖風濤滔天沿日而來
新工雖堅而舊堤危岌斷斷如急則是坍清水潭必先修圍
埝翟壩必先疏清口若清口不暢全淮難蓄於湖又必危
高堰而扼運故民之有謂泗州之民田不利於閉圍埝築翟

壩者此升民點商之說也豈知有壩開而後清口通淮口通
而後入海順黃之治河諸臣辯論之詳且切矣試問康熙元年
以前開壩未壞之時四民何嘗被淹沒之患開壩之利四而不
害四也明甚又有謂高堰重加堅厚翟壩將可興修湖水
北指攻沙清口可不疏而自達臣又親至清口乘小舟探開闊
雖有數十丈而底淺流的即講深之處亦僅丈許目見湖面高於
黃河湖水不能射出實因淤積板沙擱截難通不得不留翟壩
且翟壩之壞缺口甚多水勢東向經今十年若非清口暢開
腹漲溜工難施築是口一疏又事半而功倍於淮性柔弱於黃
若使全力入河方得滌沙歸海且查運河建天妃閘以抵黃迴

淮也閘之上原設有壩僅擬出入則閘之運過則築壩不嘗妥
六月間黃水不得闖入閘偽甚重今東岸有閘壩之時未議
疏清口莫若乘其運過淮之後築閉此壩俾全淮合併入海
又何憂水浸沙凝哉況此壩一封漕渠之淺處立見要可大舉
挑濬一律深通俟清口大暢回空漕船臨淮之旨即可啓壩
嗣後每歲五六七月照舊封閉著為定例運漕貢鮮船隻往
還無礙而伏秋可以永防若客船當民壩之府提貨過清江浦
亦屬往例非往勝說河防成害疏議可稽且思以為閘壩而疏
清口平修矣壩實為淮之上策治淮即以治黃治黃兼冬艾
要矣然而猶未也黃淮既交必使海口地無壅滯而後全河有

月船手抄

利無害今海口前後黃沙極目無際消流灣曲處處難攻浚且邢口二鋪決以及王家營羅家口泛溢之處未議堵修安東淮河田廬漂蕩尚無涸土惟邢莊口現在併力修築將次成功但各口未塞全河散漫終難合一且又遽勘決惟邢家口倒堤最長工艱鉅近幸於邢口之上河心淤沙忽崩一道接連西岸而邢口二鋪之水淤出沙影正可及時施工為今之計應從海口溯雲梯關而上逐節審視而疏浚之其沙迴水迂之處則直穿沙腹挑闊數丈務期深浚俾水到徑遂速歸而且洗刷不難寬廣其水淤沙淺之處宜仿古法用混江龍鐵掃帚乘風鼓浪攪起泥沙隨流

而去亦不難深通出於谷決口通盤估計在時修築當為一勞
永逸之圖斯可全功夜侯或謂海口寬闊凡二三十里狹者亦
十餘里從來無濬海之法盡止用水攻之為愈不知古之決策
不及如今之甚用古法而莫識變通又膠柱刻舟矣且未嘗不用
水攻也要亦引之使攻其攻得力耳決口既多眾流未合匯行則
逆難免秀衙即七里溝已閉旋決新莊口其明驗也或創議
河道遷徙靡常難其改之別鑿一道出海殊不知新鑿之
工斷不能如天造正河之寬廣今正河尚可修於保新鑿不修
乎即邢家口已決而知河患自消又一明驗也或又議多開支河分
黃下海方免再決更不知河患其不合也古之所謂分黃此設減水壩

月□□手抄

梦華書選之審

防伏秋太漫滚水以節之而平壩則成減矣厚不被伏秋時固有

之河將繼爲害之處則疏築二者機有當乘工難偏廢若

先疏後築水散不歸若先築後疏水無去路惟閉塞谷口似

宜從下流緩處先合倘上流先閉水又盛下而下口仍多費力搶

築頃刻防禦參人事以配天工以收難待伏秋

皇上假河臣以便宜之權庶收功更易臣愚以爲開海口而築秋伏兩

閘同時並舉實治河之上策治河即以利漕利民兼參其要矣

臣所謂歸水之故道惟在淮黃之交會海口之通暢於此

議覆濬挑引河疏　雍正四年

河南副總河臣嵇曾筠謹

奏為本月日謹具摺恭進黄沁安瀾因本月日齎摺家人回奉

旨於所指之處或在開挑引河一道若別處有形勢類此者俱著機流河欽此臣當即率領河員乘船相度伏查黄河形勢東西暢流則勢順而安惟南北斜衝則勢横而激蕩今河身上自廣武山而下引河原通尚能東行於兩岸之中而祥符以下河勢多曲每遇掃灣處溜即成南北斜衝兩岸險工迭出如南岸考城之司家道口等處北岸儀封之三家莊大最甚者也細閲河身自儀封北岸之趙家寨迤西

月楓手抄

考看必遍之處

湾環起勢直走正南至考城之堠水堤迤北環向正東掃

過刁家寨淘作兜灣每至水長之時下行不暢則横流旁

注汕成支河由道迤南侵此考城司家道口一帶受病之源之

又自司家寨斜趋西北折行東北經豫省之三家莊東

首至芝麻莊等處繞道而南至王家樓迤下方斜漾

注此北岸而有險工受病之源之今若將南北兩灣從中挑

斷引水直流則改南北之形而成東西之勢兩岸工程減

有裨益但從來開挑引河必須河頭有吸川之形河尾

有建瓴之勢方可期其必效至於上下接挑尤必上段之河尾

與下段之河頭吐納相應呼吸相通方能一氣貫注今

查似考兩邑之河灘皆係平沙漫衍並無西高東下之勢而
兩岸首尾亦不能直接暢通且河致接溜之處去北岸較
遠而離南堤較近恐北岸之險雖去而南岸之險復
增仍難必其萬全且兩年以來因儀考堤工告險往來救
護奔樟頻經再三相度緣未獲因勢利導之機宜未
敢冒昧陳請今惟有督率各員加緊保守以防明歲
汛水倘河形遷改機遇可乘即當隨時具奏開挑斷不
敢因循貽誤之至於此外工程則有祥符縣南岸之陳家
蘭陽縣南岸之四水口險工均在疏濬而形勢亦未敢擅議
伏念我

交看出運書籍

皇上
神功聖德宵旰河防費百萬之帑金垂兩河之永利而
臣諄膺河務晝夜焦心於世道事之萬全功在必成固
不敢因工大而畏難並不敢因急功而輕率是以逐細查勘
再三斟酌茲河身有漸刷深若改挑引河舊時深處
變為淤淺致礙河溜未必順流臣愚以為不如盡力保守兩
岸堤工詳看全河形勢倘有動移即當因利乘便估
計開挑以慰
聖懷

請開青龍岡引河疏 雍正五年

河南副總河臣嵇曾筠謹

奏為乘機因勢開挑引河以固大堤仰惟黃河之水溜悍變遷其性多曲每遇掃灣衝溜非斜趨而北即直注而南以致兩岸堤工或當大河之頂衝或被支河之沖刷簽樁下掃多方救護始獲保固平穩惟南北兩岸各工致險之源上年十月內臣恭進黃沁安瀾圖仰蒙

聖慈就圖指示就灣處挑直堤工即可化險為平

諭臣查勘具奏臣遵即來往河壖詳細審視因河勢俱各吸川之形河尾又各建瓴之勢是不敢冒昧議開倘有動移或

月船手抄

交看者遇之處
遇可乘之機即當隨時入告不敢因循貽誤當經奏明
在案今查旧儀封縣北岸雷家寺一工向因大河在南岸
青龍岡迤下由西南埽灣趨勢直注西北致將雷家寺
上首之灘刷開支河一道沿堤走溜徑求家營徐家堂曲
家樓等處直至三家莊出口五十餘里騰波湧浪勢同
奔馬每遇汛水泛漲上下搶護救应不遑該廳等曾將
支河揚築土壩攔截以保大堤而水力甚大殊難抵禦
經營籌度乘舟親往查勘現今青龍岡迤下水勢灣
洄紆折將上灣淘作深兜與下灣相對止隔四百一十丈上灣
頭已有吸川之形下水河尾亦有建瓴之勢亟宜乘机因

勢開挖引河導水東行則河身順直水不行西大河之流既暢支河之勢自緩隨築壩擱截可以杜久禦(捍)矣引河既成支河壩既築俾黃流全歸正河自當愈刷愈深河雖漸次淤高不特北岸當家堂寺迤東五十餘里之埽工可以漸次減省而涸出之灘地亦得庶為耕種實於運道民生大有裨益謹奏

叢書省過之齋

查辦豫省泉源河道疏 乾隆三十年

南河總督臣李宏謹

奏竊臣勘核黃沁上南等廳工料順赴上游等处查勘奏

明在案臣經歷河南陝州復由孟津渡河而北至濟源懷

慶輝縣各府知縣審察河勢源流並歷年水浪大小查

得黃河發原星宿自積石以下至陝州之龍门砥柱兩岸

崇山高岸河不為患砥柱以東峭壁橫河水從石出名曰三门

總而計之寬不過七八十丈開鎖洪流勢甚湍急至孟縣面

岸漸無山岡河面寬濶約計數里北岸之陟縣南岸之滎

澤縣將有隄空防衛非有丹沁而河由陟縣木欒店滙入

黃河南有伊洛瀍澗四河由鞏縣洛口匯入黃河源遠流長河面不寬每遇雨多水發亦俱挾沙而行勢甚迅溜激南河廳屬之胡家屯楊柳樁等處溜勢忽來忽去最為緊要道下各廳河道順軌東流惟因土性虛鬆逢灘掃刷究之臨河工段有限若黃河與沁洛之水先後長發則大河儘可容納易於修防若黃河與沁洛之水同時並漲則旁漫灘兩岸工程節節均須防護乾隆二十六年七月沁洛等河長水一三丈水頭甫至寧夏又三次報長水文係同時並下勢甚猛兩岸處處受險著職此之故本年夏間伊洛等水並未長發六月初十日寧夏長水至五尺二寸已在沁河水發之後繼

時三門以上陝州城外臨河之黃萬錦灘亦長水三尺五寸兩
下游各廳僅報長水數寸至尺餘不等道遠流微又有三
門閘鎖是以水勢遞減工程堅固又其明證此豫省黃河之
情形也臣伏思黃河來源兩岸山溝汊港匯歸入黃河之
處眾水多俱在三門以上其三門以下沁洛洪二支伏秋水發實
增黃河水勢之二三是上游長落大小實關工程平險不
可不一體留心以資防衛今查三門係黃河出入之區鞏縣城
北洛口為伊洛瀍澗入河總匯臣已咨明撫臣飭陝州鞏縣
各立水誌每年桃汛日起至霜降日止水勢長落尺寸逐日量
明登記按實具報其沁河水勢雖由黃沁同知查報但水誌不

得其地長寬尺寸恐難定準並令該同知在於木欒店龍王廟前引立水誌按日查報出伏秋汛內各處水勢還有陡長至二三尺以外該廳州縣即迅速具報並查寧夏舊例一並飛報江南總河如此上下關會司河之員咸知長落尺寸日期相機修防於工程有益又查濟瀆在濟源縣城西北三里濟瀆廟後泉出清流不大匯[illegible]河之水由孟縣之溫東達黃河岸高河低有濟無患又大丹河發源於山西高平縣至河內縣之丹谷口築有攔河碎石壩過大渠河之水俱由小丹河歸衛濟運壩下設有九堰分為十九堰石陡閘下之水聽民灌田名曰九道堰乾隆二十四年前河臣張師載

曾經奏明於辟石壩下丹河尾閘附近沁河之處歲築
土壩一道攔遏水勢今臣細加察勘辟石壩下九河
渠錯出分流甚多並未全由大丹河歸沁下築土壩不能
攔遏徒費民力無益於事此後應停其修築每年
春夏之時惟將辟石壩培築高厚以防水衝刷抑其
壩底淺水接處之堰用草土填塞嚴密並將斗門以下
於丹河水小時查看遇有淺窄之處隨即疏濬俾通務與道
水斗門一律俾水暢達衛河以收實益又聞輝之百泉係衛河
之源蘇門山下眾泉湧出匯為巨浸實漕運之要需而該處
里許建有斗門三座中為官渠專以濟運西為民渠當灌田時

向例重運抵路渠日封閉民渠俾泉流盡由官渠入衛五
月以後民間插秧需水二日濟運一日灌田按期互相啟閉
立定日間聽民自便立法最善官民並受其利永當
遵守章程惟查民渠以迤東石埽稍有坍塌漏水之
故將來啟閉民渠泉水未免旁洩不能合入官渠之處
亦經諭令該管廳汛即將坍石照舊修砌堅實不使
仍有漏水所有臣查通豫省上游河道泉源及辦理
情形謹摺繪圖具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

[illegible]

月船手抄

籌河工全局利病疏　乾隆二十一年

大學士臣陳世倌謹

奏為籌河工全局利病事伏以

皇上軫念民依今歲再舉南巡大典訪求民隱誠兩江蘇省出啓墊窪被淹之時也臣查此二十餘州縣之連年被水苦由黃河南北兩岸創建減水閘壩引洩河流以致水從歸緣河底日高河身日飽不能容納伏秋汛至南岸減下則歸山邳遠宿州靈璧虹縣五河睢寧等州縣田畝被淹北岸減下則豐沛桃源宿遷清河安東沭陽海州田畝被淹而均未有已之夫河不兩行治河不易之法也康熙十六年前

河臣靳輔疏稱黃河南岸一決必由邸家白鹿等湖以入洪澤湖助其滔天之勢撼撞高家堰一帶隄工倘堤即堅固如鐵亦必從頂漫過下淹高寶等七州縣田畝淮流仍舊貴假仍不能助淮刷沙清口以下仍必淤墊此南岸不決壞運道之情形也北岸一決必由駱馬湖之後橫衝邳宿運河將河底湖底積淤高一遇伏秋異漲則衝宿與台莊祥鉅野滕嶧之田畝必致淹沒運道隄亦必潰此北岸不決必壞運道之情形也是黃河南北兩岸之不可開放以分黃河之勢其在靳輔言目亦已鑿鑿可據乃何以康熙二十一年於黃河南岸則開毛城鋪減水壩一百二十丈又建減水石

[illegible]旨留覽之一摺

月樵手抄

閘一座又於王家山建減水石閘三座於羊山建減水石
閘四座北岸則於大谷山建減水石閘一座蘇家山建減
水石閘一座共泉以內減下之小田小神湖由睢溪口入洪澤
湖復仍澄湖底其清水仍由清口以助淮刷黃不患黃河
斗水由七段過之處無不淤墊現今小神湖侍郎湖由唐
湖以及林子蒼山等湖早已淤平其灌入洪澤湖者洪澤湖
內先已淤墊湖底湖不能容方且奔潰四出正斯輔所
云淮流仍循旁洩不能助淮刷河者又何從收出清口刷黃
之效乎斯輔尚日寧不計及此特以徐家灣蕭家渡之決
議以平戰情補故於兩岸多建閘壩以分水勢保隄耳而

後之言河者以其為治河之第一人奉為成憲而不敢違之不已謬矣夫自毛城鋪一閘而減下之水奔注入湖潴之滔天撼擊高堰勢不能禦於是開唐埂六壩使入高寶諸湖下淹高寶興鹽等七州縣民田悉成澤國而湖水既分清口刷沙無力海口漸淤乃設潘季馴以隄束水之法於雲梯關外海口之內築隄二萬三千八百丈其意又將使不當溢者力攻河底達海口不思潘季馴以隄束水之法止可施於內地之黃河而不可施之於海口蓋黃河挾沙而來奔騰浩瀚一往莫禦故堅築隄岸使水循隄直下則勢猛而隨水去若海口則每日潮汐二次以隄束水潮來則沙隨水

月舫手抄

進潮退則沙留淤根日積一寸積數年計之其沙自引日
長愈久愈堅是以靳輔改言往時雲梯關外即海自
宋神宗十年黄河南徙至今凡七百年関外河灘遠至
百二十里此言具在可考今自雲梯関至四木樓海口且遠至
二百八十餘里夫以七百餘年之久淤灘不過百二十里靳輔
至今僅七十餘年而淤灘乃至二百八十餘里且此二百餘里之
中昔年止有六套若今且增至十套与南岸之千四上下[illegible]
形若交牙兜束河流至十曲而後出海然則今日之海口固
不至斷横截港之由淤而亦寧可語之寬暢乎此皆由靳輔
始則闢南北兩岸以分黄之勢後則築海口兩堤以停黄之

瀕節節相因辦此災至之若夫李家樓七十里無堤之處在靳
輔當時原係九十里前河臣齊蘇勒加築二十里今存七十
里相傳皆謂靳輔留以分洩黃水保護徐州城垣臣聞
亦信其說及查康熙二十四年九月靳輔疏稱北岸李家
樓起至大谷山止在樓築大堤約長一萬六千丈東黃河
異漲之水不使北侵以救碭豐徐沛四州縣田收共在原
估築堤三十萬丈之內因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令再行確議乃將最緊要之宿桃清山安五
縣河堤十四萬五千丈先為修築其九十里無堤之處姑緩
而未築耳不經黃河正身寬不過一二百丈即海口亦寬

月舫手抄

不過四五百丈文計之不及三里何必浚此之支河乃置

一萬六千丈且既留一萬六千丈岂稔乞不足宜浚又於孫

家山大谷山谷建滾水閘一座此樂善之事也若時至今日

黃底淤墊日高水不能下即欲加培而礙於下游之祥城

勢有不可通者此急隱之處可以分洩水勢並附會其說

相沿至今習而未察耳查乾隆六年巡漕御史都隆額

奏稱黃河白石林黃村二口北趨衝刷保閬竟由黃河平撞

流入微山湖微山湖西面已經淤高設全閘淤墊將則為害於

民田久之有妨於漕運今自都隆額陳奏以來又十五六年矣

黃河之水無歲不由此貫入微山湖本年孫家集漫決大溜

奔騰而下相岸盈隄直台驛竟成水底當

皇上特遣部臣劉統勳會同河臣白鍾山星夜修築已極合於又現議將欽派郎中明安圖用儀器測量徐州城外黃河面寬一百二十五丈今現在河面僅有寬四十八丈則知數年以來河身更為淤墊夫以數千里奔騰皆滿之黃水束於四十八丈之河面勢必太赴此各隄之處貫注微山湖而微山湖現在淤平即疏浚通流亦斷不能太復全湖之寬廣則微山湖之水已無路容又加以黃河之水年年灌下與運河僅隔一綫之隄又勢必侵入運河而運道受黃河倒運而通山東河湖之水不能順流而下必致倒流而直台全郡濟寧曹單滕峄諸

月樾手抄

州縣民田冬被淹浸則山東之民生亦因此受其病矣今日此
尚敢籌而急為之計哉伏查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巡歷黃河諭河臣靳輔云減水壩洩出之水作何
善法歸海毋致淹損民田欽此是黃河分洩之水必
宜設法歸海方免淹浸民田之患之日是以出欲救此
二十餘州縣年年被水之災當先治黃河之墊淤欲治
黃河之墊淤當先通海口海口之紆曲查海口十套之中惟二
套四套六套其為尤甚昔年靳輔曾於雲梯關外海口
挑挖引河又於南北兩岸築堤二萬餘丈皆於此處聖
知海口未壹不可施工況今日雲梯關外至海口皆成淤灘

板土尚非嫩沙淤墊之地可比應請照新挿挑挖海口引
河之法於汛水未發之前照河身寬深丈尺各套直開挖
引河兩面各留數丈俟汛水漲發將兩面開通使二瀆盡
注出海則衝刷有力雲梯關外河身不至行西海口日見
寬深矣但套雖挑通而兩隄尚在於保河之不再侵隄根
者方今兩隄之內城郭營壘民田廬墓壤地相接又設有
葦蕩營每年割取葦草以資隄埽之用未便遽議撤
毀請先曉示民間以兩隄還有衝決不更繕治如畏水
患各自遷徙則不數年而兩隄自潰十套十四將後出海
口二瀆自可暢出矣至清口以上至徐州黃河數百餘里河底

月船手抄

高於內地丈許皆成老淤水勢不能衝刷自非大加疏濬之

工不可失疏之之法若何伏讀

聖祖仁皇帝諭旨朕由運河一帶以至徐州迎南黃河加看閱見

各隄岸甚高而水亦甚大此乃水大之故皆由黃河淤墊甚

高以致積年漫溢朕欲將黃河各險工項灣處開直使

水直行刷沙若黃河水刷深一尺則各河水少一尺深一丈則

各河水淺一丈如此刷去則水由地中行各壩皆可不用矣

欽此大哉

聖人之言誠萬世治河不易之法也伏查乾隆二年河臣白鍾山請

請挑挖引河免其賠補核估

議未嘗準行挑挖引河實係偶致淤墊實非人力之罪

曾經河臣張鵬翮奏經奉

聖祖仁皇帝允准免賠在案况今兩岸淤灘挺出河心上下形如

交鎖若不竭力挑挖沙嘴則大溜不歸中河流不能通暢

沙停河飽為害滋深伏請

皇上飭下河臣將凡係河身灣曲處所飭廳汎各員呈報河

臣驗明丈尺挑挖之後計其工段按季報部彙請分別議

敘其怠惰者參處如有應挑引河倒挑浚即或有河成而溜

不掣經河身險灘已經挑去河流取直其於黃河大有裨

益應請免其賠補則人自鼓躍趨事而河流既順刷沙有

月舫手抄

奏青省遍之處
力矣其浚之之法若何查治河之具原有杏葉扒鐵掃篦
河龍等器查杏葉扒齒短而鈍挽以竹篙撐而無用混江
龍排列鐵齒長至尺許墜以大石始達河底河臣白鍾山管
全廳況各員施用頗有成效但部臣劉統勳等試之以
為無益且因探其索而損益之鑄大鐵軸一具約長六尺上鑄
鐵齒長三寸而鈍其角一周凡三齒共列五周兩端貫以鐵
鏈務使直沉至底用船一隻丈四尺首橫木樑將鐵鏈系
繫木樑之上用夫牽挽而行沿緩滾翻每十船為一排每車
置龍一排先委實心辦事之員沿途備細測量兩岸釘立
椿書明河底高低尺寸按月核其淤深若干尺寸以為賞罰

如果深至一尺給以紀錄至五尺予以加級紀錄等語按此計算
怠玩者分別參處其已浚深者將船撥協濟進淺窄處所
兩岸日期外一排三船每日往回三次十日當可深一寸積
一月計之當可深二三寸一年計之可深二三尺矣先製十
具量調浚船試演一月如果有益則請多備數百具將
原浚船挑選應用分段排列河中實力奉行二三年倘有
成效行見河底日深河身日開南北兩岸可以不分水勢
則此二十餘州縣漸可免被淹浸此臣區區疏闢海口浚治
河身為今日撙節之急務也伏乞
皇上於南巡回鑾至徐家渡時

月撫手摺

特遣大臣會同督河臣自雲梯關外海口上至徐州東至曲台濟寧等處沿河相度將淮黃二瀆有當可以疏治上下兩江被水州縣民田有當可以疏涸山東魚台滕嶧運道有無阻礙微山湖東西隄岸應否幫築高厚是否應議具題次第舉行以副

皇上南巡惠民之至意若夫清口之內向有爛泥淺裴家場張福口帥家莊四道引河總匯於三汊一河之內自東南直注出口最為得力

聖祖仁皇帝曾命河臣張鵬翮挑濬以暢淮流又於運口接隄一百數十丈以逼三汊河之勢而於運河口門建一大墩使三汊

河天勢直注清口惟一條回溜入運濟漕是以洪澤湖之水出清口刷沙有力而運河之口不回淤停蓄不至順流直馮難以抵禦自移運口以下七十餘丈以避西風汕刷黄水之患將三汊河堵斷以作運口下岸於是淮水散漫出口甚緩難於之勢運口又仰承在下淮水進趨入運而出清口之刷沙無力以致黄河北岸之楊家莊常虞淺阻糧艘尚需挑剔其弊未必不由于此今蒙

聖駕親臨高堰閱視工程其新舊運口情形

聖明自有洞鑑固非臣愚所敢妄議者也

月船手抄

豫境河道難建減水壩疏　乾隆四十九年

臣阿桂謹

奏　臣自陝赴豫即從榮澤鄭州開封一帶順道查勘　臣薩載後自睢州漫口循堤西上勘至榮澤與李奉翰蘭第錫何裕城公同審度查豫省黃河自榮澤下至虞城計程五百餘里隄長共九萬四千三百丈向無分洩之路似屬前人辦理未周然建壩必須勝洩引河尤須倒勾庶不致掣動溜勢以南河之毛城鋪蘇家山天然峰山等閘或藉山腳基址建設或土性堅凝外灘寬廣路黃有倒勾引渠距隄甚遠可以分洩即王營減壩距河雖近而內有鹽河橫亙其中遇壩之水洩入鹽河仍水禦

是以無掣溜之虞今查豫省堤工滎澤鄭州境內土性尚堅
距廣武山甚近堤頭至山腳一千四百餘丈其無堤之處遇黃河
水勢長至一丈以外即由山腳漫灘歸入賈魯河下注是此
一帶本無庸再設減水石壩其自鄭州以下中牟祥符蘭
陽境內沙土夾雜蘭陽以下儀封考城睢州寧陵商邱等
處因歷次漫口沙多土少並有純沙之處大隄之上建築減
水石壩既恐不能堅固例量外灘距隄遠者不過數段近則
只數十丈外灘高於隄南平地七八尺至丈餘不等現今河勢
日漸南趨外灘時長時塌形勢不一兩挑倒勾引河為無作壩
之處其隄南低洼各河除惟水河久經淤塞惟賈魯河一道係

查看河道之處

洩水要路發源于滎澤縣之大周山由鄭州中牟祥符尉氏扶溝西華等州縣至周家口入沙河自沙河經商水江南太和縣境至正陽關淮河歸洪澤湖以入惠濟河道即賈魯河之分支歷中牟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柘城鹿邑入江南亳州境內之渦河亦達淮河亦歸洪澤湖此二河離黃河大堤自十三四里至四五十里不等綿綿長數百里至千餘里不等現俱窄狹間有淤墊如須減黃必應大加挑濬兩岸亦應築堰擱禦第各河原由分洩各州縣坡水一經築堰則坡水各路分洩必須於河之兩旁酌建閘座增挑溝港以資啓閉而洩坡水以上各工雖需費浩繁非一時所能

集了弦我

聖上愛民之周即多費帑金多需時日只期有益亦所不計惟

黃陸工日等逐段看視土性浮鬆實難建立石塘外灘各

全可挑倒勾引河之處若就外灘寬廣堤工稍堅之處建

既恐盤漲時引水不暢未足以資分洩徒徒有名無實若于

大汛分洩得力之處建設恐塘基不固易致傾圮誠如

聖諭是欲減水而反致掣溜又斷不可行是磯有全河形勢在

建築減水石塘未能相宜之處已早在

聖明燭照之中伏念磯有黃河屢有遷變上廑

宵旰今蒙

月手批

叔奉旨遵之辦

指授機宜而又限於地勢未能辦理臣等再四商籌若僅就目前

挑濬下游引河僅将漫口合龍即為了事尚不放心況臣等

往來南儀一帶察看高家寨一工即本年河勢坐灣由儀

封舊城折向東南衝出河道河內莊基樹根頗多一时難以

衝刷寬深溜勢至此奔騰湍激是以高家寨甚為險要今雖

將漫口下段在挑引河現在遵

旨加挑寬深若再将上游儀封境內高家寨河北官亭一帶正河重加挑深取

直引溜北注則上下河道可以暢行新隄不致吃重但此係尚大工再舉之時勢難

同時並挑且挑成後亦須水勢盛長時南

俟明春興工挑濬一俟汛水長發即行